

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

◇原著·吴承恩
◇改编·方明

插图版

西游记

二



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

西游记



原著·吴承恩

改编·方明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记 / (明) 吴承恩著 ; 方明改编.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3. 10

(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

ISBN 978-7-5110-1572-3

I. ①西… II. ①吴… ②方…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
明代—缩写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9353号

西游记

(明) 吴承恩 著
方明 改编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张菱儿 邹媛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版: 海豚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真: 010-68998879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889毫米×1194毫米)

印张: 31

字数: 538千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572-3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二十四回	恨逐美猴王	267
第二十五回	重归花果山	281
第二十六回	黄袍郎	292
第二十七回	和尚变老虎	303
第二十八回	义激美猴王	318
第二十九回	平顶山（一）	335
第三十回	平顶山（二）	349
第三十一回	平顶山（三）	364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四）	380
第三十三回	宝林寺	392
第三十四回	三件宝贝	404
第三十五回	乌鸡国	418
第三十六回	两个唐僧	432
第三十七回	红孩儿（一）	446
第三十八回	红孩儿（二）	460
第三十九回	红孩儿（三）	474
第四十回	黑水河	491

第二十四回

恨逐美猴王

却说三藏师徒，次日天明，收拾前进。那镇元子与行者结为兄弟，两人情投意合，绝不肯放，又安排管待，一连住了五六日。那长老取经心重，哪里肯淹留，无已，遂行。

师徒别了上路，早见一座高山。三藏道：“徒弟，前面有山险峻，恐马不能前，大家须仔细仔细！”行者道：“师父放心，我等自然理会。”好猴王，他在马前，横担着棒，剖开山路，上了高崖。那长老马上心惊，孙大圣布施手段，舞着铁棒，哮吼一声，唬得那狼虫颠窜，虎豹奔逃。师徒们入此山，正行到嵯峨之处，三藏道：“悟空，我这一日，肚中饥了，你到哪里化些斋吃。”行者陪笑道：“师父好不聪明。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买处，教往哪里寻斋？”三藏心中不快，口里骂道：“你这猴子！想你在两界山，被如来压在石匣之内，口能言，足不能行，也亏我救你性命，做了我的徒弟。怎么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亦颇殷勤，何尝懒惰？”三藏道：“你既殷勤，何不化斋我吃？我肚饥怎行？况此

地山岚瘴气，怎么得上雷音？”行者道：“师父休怪，少要言语。我知你尊性高傲，十分违慢了你，便要念那话儿咒。你下马稳坐，等我寻哪里有人家处化斋去。”

行者将身一纵，跳上云端里，手搭凉篷，睁眼观看。可怜西方路甚事寂寞，更无庄堡人家；正是多逢树木，少见人烟去处。看多时，只见正南上有一座高山，那山向阳处，有一片鲜红的点子。行者按下云头道：“师父，有吃的了。”那长老问甚东西。行者道：“这里没人家化饭，那南山有一片红的，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我去摘几个来你充饥。”三藏喜道：“出家人若有桃子吃，就为上分了！”行者取了钵盂，纵起祥光，你看他筋斗晃晃，冷气嗖嗖。须臾间，奔南山摘桃不题。

却说这山上果然有一个妖精。孙大圣去时，惊动那怪。他在云端里，踏着阴风，看见长老坐在地下，就不胜欢喜道：“造化，造化！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唐和尚取‘大乘’，是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真个今日到了！”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只见长老左右手下有两员大将护持，不敢拢身。他说两员大将是谁？说是八戒、沙僧。八戒、沙僧，虽没甚么大本事，然八戒是天蓬元帅，沙僧是卷帘大将，他的威气尚不曾泄，故不敢拢身。

妖精说：“等我且戏他戏，看怎么说。”好妖精，停下阴风，在那山凹里，摇身一变，变作个月貌花容的



“女菩萨，有甚心愿，来此斋僧？”

女儿，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左手提着一个青砂罐儿，右手提着一个绿瓷瓶儿，从西向东，径奔唐僧。

三藏见了，叫：“八戒、沙僧，悟空才说这里旷野无人，你看那里不走出一个人来了？”八戒道：“师父，你与沙僧坐着，等老猪去看看来。”那呆子放下钉钯，整整直裰，摆摆摇摇，充作个斯文相，一直的靛面相迎。叫道：“女菩萨，往哪里去？手里提着是甚么东西？”分明是个妖怪，他却不能认得。那女子连声答应道：“长老，我这青罐内是香米饭，绿瓶里是炒面筋，特来此处无他故，因还誓愿要斋僧。”

八戒闻言，满心欢喜，急抽身，就跑了个猪颠风，报与三藏道：“师父！吉人自有天相！师父饿了，教师兄去化斋，那猴子不知哪里摘桃儿耍子去了。桃子吃多了，也有些嘈人，又有些下坠。你看那不是个斋僧的来了？”唐僧不信道：“你这个夯货胡缠！我们走了这向，好人也不曾遇着一个，斋僧的从何而来！”八戒道：“师父，这不到了？”三藏一见，连忙跳起身来，合掌当胸道：“女菩萨，你府上在何处住？是甚人家？有甚愿心，来此斋僧？”

分明是个妖精，那长老也不认得。那妖精见唐僧问他来历，他立地就起个虚情，花言巧语，来赚哄道：“师父，此山叫作蛇回兽怕的白虎岭，正西下面是我家。我父母在堂，看经好善，广斋方上远近僧人，只

因无子，求福作福，生了奴奴，欲扳门第，配嫁他人，又恐老来无倚，只得将奴招了一个女婿，养老送终。”三藏闻言道：“女菩萨，你语言差了。圣经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与你招了女婿，有愿心，教你男子还，便也罢，怎么自家在山行走？又没个侍儿随从。这个是不遵妇道了。”

那女子笑吟吟，忙陪俏语道：“师父，我丈夫在山北凹里，带几个客子锄田。这是奴奴煮的午饭，送与那些人吃的。只为五黄六月，无人使唤，父母又年老，所以亲身来送。忽遇三位远来，只思父母好善，故将此饭斋僧。如不弃嫌，愿表芹献。”三藏道：“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来，我不敢吃。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饭，你丈夫晓得，骂你，却不罪做贫僧么？”

那女子见唐僧不肯吃，却又满面春生道：“师父啊，我父母斋僧，还是小可；我丈夫更是个善人，一生好的是修桥补路，爱老怜贫。但听见说这饭送与师父吃了，他与我夫妻情上，比寻常更是不同。”三藏也只是不吃。旁边却恼坏了八戒。那呆子努着嘴，口里埋怨道：“天下和尚也无数，不曾像我这个老和尚罢软！现成的饭三份儿倒不吃，只等那猴子来，做四份才吃！”他不容分说，一嘴把个罐子拱倒，就要动口。

只见那行者自南山顶上，摘了几个桃子，托着钵

盂，一筋斗，点将回来；睁火眼金睛观看，认得那女子是个妖精，放下钵盂，掣铁棒，当头就打。唬得个长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将来打谁？”行者道：“师父，你面前这个女子，莫当作个好人。她是个妖精，要来骗你哩。”三藏道：“你这个猴头，当时倒也有些眼力，今日如何乱道？这女菩萨有此善心，将这饭要斋我等，你怎么说她是妖精？”行者笑道：“师父，你哪里认得。老孙在水帘洞里做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或变金银，或变庄台，或变醉人，或变女色。有那等痴心的，爱上我，我就迷他到洞内，尽意随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哩！师父，我若来迟，你定入她套子，遭她毒手！”

那唐僧哪里肯信，只说是个好人。行者又发起性来，掣铁棒，望妖精劈头一下。那怪物有些手段，使个‘解尸法’，见行者棍子来时，他却抖擞精神，预先走了，把一个假尸首打死在地下。唬得个长老战战兢兢，口中作念道：“这猴着然无礼！屡劝不从，无故伤人性命！”行者道：“师父莫怪，你且来看看这罐子里是甚东西。”

沙僧搀着长老，近前看时，哪里是甚香米饭，却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长蛆；也不是面筋，却是几个青蛙、癞虾蟆，满地乱跳。长老却有三分儿信了，怎禁猪八戒气不忿，在旁漏八分儿唆嘴道：“师父，说起这个女

子，她是此间农妇，因为送饭下田，路遇我等，却怎么栽她是个妖怪？哥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她一下，不期就打杀了！怕你念什么紧箍儿咒，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儿，变作这等样东西，演晃你眼，使不念咒哩。”

三藏闻此一言，就是晦气到了：果然信那呆子撺唆，手中捻诀，口里念咒，行者就叫：“头疼！头疼！莫念！莫念！有话便说。”唐僧道：“有甚话说！出家人时时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你怎么一步步行凶？打死这个无故平人，取将经来何用？你回去吧！”行者道：“师父，你教我回哪里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行者道：“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道：“我命在天，该哪个妖精蒸了吃，就是煮了，也算不过。终不然，你救得我的大限？你快回去！”行者道：“师父，我回去便也罢了，只是不曾报得你的恩哩。”唐僧道：“我与你有什么恩？”那大圣闻言，连忙跪下叩头道：“老孙因大闹天宫，致下了伤身之难，被我佛压在两界山，幸观音菩萨与我受了戒行，幸师父救脱吾身；若不与你同上西天，显得我“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

原来这唐僧是个慈悯的圣僧，他见行者哀告，却也回心转意道：“既如此说，且饶你这一次，再休无礼。如若仍前作恶，这咒语颠倒就念二十遍！”行者道：

“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却才服侍唐僧上马，又将摘来桃子奉上。唐僧在马上也吃了几个，权且充饥。

* * * * *

却说那妖精，脱命升空。原来行者那一棒不曾打杀妖精，妖精出神去了。他在那云端里，咬牙切齿，暗恨行者道：“几年只闻得讲他手段，今日果然话不虚传！那唐僧已是不认得我，将要吃饭。若低头闻一闻儿，我就一把捞住，却不是我的人？不期被他走来，弄破我这勾当，又几乎被他打了一棒。若饶了这个和尚，诚然是劳而无功也，我还下去戏他一戏。”

好妖精，按落阴云，在那前山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八旬，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走来。八戒见了，大惊道：“师父，不好了！那妈妈儿来寻人了！”唐僧道：“寻甚人？”八戒道：“师兄打杀的，定是她女儿。这个定是她娘寻来了。”行者道：“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十八岁，这老妇有八十岁，怎么六十多岁还生产？断乎是个假的，等老孙去看来。”

好行者，拽开步，走近前观看，认得她是妖精，更不理论，举棒劈面便打。那妖见棍子起时，依然抖擞，又出化了元神，脱真儿去了；把个假尸首又撇在路旁之下。唐僧一见，惊下马来，睡在路旁，更无二

话，只是把紧箍儿咒颠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怜把个行者头，勒得似个，凹腰葫芦，十分疼痛难忍，滚将来哀告道：“师父莫念了！有甚话说了吧！”唐僧道：“有甚话说！我这般劝化你，你怎么只是行凶？把平人打死一个，又打死一个，此是何说？”行者道：“她是妖精。”唐僧道：“这个猴子胡说！就有许多妖怪！你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你去吧！”行者道：“师父又教我去，回去便也回去了，只是一件不相应。”唐僧道：“你有甚么不相应处？”八戒道：“师父，他要和你分行李哩。跟着你做了这几年和尚，不成空着手回去？你把那包袱内的什么旧褊衫，破帽子，分两件与他吧。”

行者闻言，气得暴跳道：“我打你这个尖嘴的夯货！老孙一向无一毫嫉妒之意，贪恋之心，怎么要分什么行李？”唐僧道：“你既不嫉妒贪恋，如何不去？”行者道：“实不瞒师父说，老孙五百年前，居花果山水帘洞大展英雄之际，收降七十二洞邪魔，手下有四万七千水怪，头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赭黄袍，腰系的是蓝田带，足踏的是步云履，手执的是如意金箍棒：着实也曾为人。自从跟你做了徒弟，把这个“金箍儿”勒在我头上，若回去，却也难见故乡人。师父果若不要我，把那个松箍儿咒念一念，退下这个箍子，交付与你，套在别人头上，我就快活相应了，也

是跟你一场。莫不成这些人意儿也没有了？”

唐僧大惊道：“悟空，我当时只是菩萨暗受一卷紧箍儿咒，却没有甚么松箍儿咒。”行者道：“若无松箍儿咒，你还带我去走走吧。”长老又没奈何道：“你且起来，我再饶你这一次，却不可再行凶了。”行者道：“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又服侍师父上马，剖路前进。

* * * * *

却说那妖精，原来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杀她。那怪物在半空中，夸奖不尽道：“好个猴王，着然有眼！我那般变了去，他也还认得我。这些和尚，他去得快，若过些山，西下四十里，就不服我所管了。若是被别处妖魔捞了去，好道就笑破他人口，使碎自家心，我还下去戏他一戏。”

好妖怪，按耸阴风，在山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老公公，口里念着经。唐僧在马上见了，心中大喜道：“阿弥陀佛！西方真是福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来，逼法的还念经哩。”八戒道：“师父，你且莫要夸奖。那个是祸的根哩。”唐僧道：“怎么是祸根？”八戒道：“师兄打杀他的女儿，又打杀他的婆子，这个正是他的老儿寻将来了。我们若撞在他的怀内时，师父，你便偿命，该个死罪；把老猪为从，问个充军；沙僧喝令，问个摆站；那师兄使个遁法走了，却不苦了我们三个顶缸？”

行者听见道：“这个呆根，这等胡说，可不唬了师父？等老孙再去看看。”他把棍藏在身边，走上前迎着怪物，叫声：“老官儿，往哪里去？怎么又走路，又念经？”那妖精错认了定盘星，把孙大圣也当作个等闲的，遂答道：“长老啊，我老汉祖居此地，一生好善斋僧，看经念佛。命里无儿，只生得一个小女，招了个女婿，今早送饭下田，想是遭逢虎口。老妻先来找寻，也不见回去，全然不知下落，老汉特来寻看。果然是伤残他命，也没奈何，将他骸骨收拾回去，安葬茔中。”

行者笑道：“我是个做虎的祖宗，你怎么袖子里笼了个鬼儿来哄我？你瞒不过我！我认得你是个妖精！”那妖精唬得顿口无言。行者掣出棒来，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显得他倒弄个风儿；若要打他，又怕师父念那话儿咒语。”又思量道：“不打杀他，他一时间抄空儿把师父捞了去，却不又费心劳力去救他？还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杀，师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儿。凭着我巧言花语，嘴伶舌便，哄他一哄，好道也罢了。”

好大圣，念动咒语叫当坊土地、本处山神道：“这妖精三番来戏弄我师父，这一番却要打杀他。你与我在半空中作证，不许走了。”众神听令，谁敢不从，都在云端里照应。那大圣棍起处，打倒妖魔，才断绝了

灵光。那唐僧在马上，又唬得战战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旁边又笑道：“好行者！风发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个人！”

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马前，叫道：“师父，莫念，莫念！你且来看看他的模样。”却是一堆粉骷髅在那里。唐僧大惊道：“悟空，这个人才死了，怎么就化作一堆骷髅？”行者道：“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作白骨夫人。”唐僧闻说，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旁边唆嘴道：“师父，他的手重棍凶，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话儿，故意变化这个模样，掩你的眼目哩！”

唐僧果然耳软，又信了他，随复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于路旁，只叫：“莫念，莫念！有话快说了吧！”唐僧道：“猴头！没有甚么话！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倘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你拿了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教我怎的脱身？你回去吧！”行者道：“师父错怪了我了。这厮分明是个妖魔，他实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认得，反信了那呆子谗言冷语，屡次逐我。常言道，事不过三。

我若不去，真是个下流无耻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无人！”唐僧发怒道：“这泼猴越发无礼！看起来，只你是人，那悟能、悟净就不是人？”

那大圣一闻此言，他两个是人，止不住伤情凄惨，对唐僧道声：“苦啊！你那时节，出了长安，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到两界山，救我出来，投拜你为师。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千辛万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涂，只教我回去，这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罢，罢，罢！但只是多了那紧箍儿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这个难说：若到那毒魔苦难处不得脱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时节，想起我来，忍不住又念诵起来，就是十万里路，我的头也是疼的；假如再来见你，不如不作此意。”

唐僧见他言言语语，越添恼怒，滚鞍下马来，叫沙僧包袱内取出纸笔，即于涧下取水，石上磨墨，写了一纸贬书，递于行者道：“猴头！执此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行者连忙接了贬书道：“师父，不消发誓，老孙去罢。”他将书折了，留在袖中，又软款对唐僧道：“师父，我也是跟你一场，又蒙菩萨指教；今日半途而废，不曾成得功果，你请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回身下拜道：“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礼！”大圣见他不睬，又使个身外法，把脑后